

第三章 领事的烦恼

今天是开庭审理大清江海关状告仪和洋行“玫瑰号”非法在镇江西津渡经商卸货的日子。因为被告是英商，根据1843年中英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税则》（既“虎门条约”），中国人或政府与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侨民的诉讼，依被告所在国原则，审案将在大英帝国驻上海领事馆内的领事法庭举行。

庭长华德·亨利·麦都思领事，1822年生在一个毕生贡献给远东的传教士家庭。他的父亲，老亨利·麦都思牧师受基督教伦敦布道会派遣在1816年来到马六甲，学会了中文，很多种中国方言，和印刷技术，1843年被派往上海，是鸦片战争后第一个到达上海的传教士。老麦都思牧师是一个具有高度事业经营能力和旺盛工作精力的人，他在传教之余，照管租界的码头建设和洋人公墓建设。他把自己在马六甲建立的印刷所搬来上海，和中国著名出版家王韬合作，将圣经翻译成清晰成熟易懂的文字；在山东路一带建立天安堂教堂，把他在战争期间开办的医院从定海迁到教堂旁，成为上海第一所向华人开放的西式医院，取名为基督教医院，后改名为仁济医院。当时人们把山东路一带叫做“麦家园”。老麦牧师最引以为傲的壮举是，有一天，他约了另外两个教友，离开租界，去90里外的青浦传教，结果挨了打。冲突发展成教案，英国战舰封锁上海港，道台大人只好答应眼青鼻肿的老麦牧师将肇事者捉拿归案，可是英国领事不依不饶，趁机提出扩大租界的谈判，结果租界从1080亩扩张到2820亩。事后，老麦牧师逢人便说：“我这才晓得什麼叫苦肉计！”顺便说一下，他把马六甲带来的厨师阿南，介绍给大清江海关署，让在江海关工作的洋员能吃到对胃口的菜式，尽管口味有点偏辣。老麦都思牧师在4年前病逝家乡英格兰，上海各国领事馆下半旗致哀。

和父亲不同，麦都思领事从未加入传教事业。麦领事于1840年进入英国驻中国商务总监司署秘书室工作，1841年鸦片战争期间，作为翻译，驻在舟山等地，以卓越的中文能力为英军服务。战后在外交部和贸易部之间交替工作，1850年任驻中国商务总监司，1860年服务于英法联军，1861年任上海领事。在上海外交圈里，他被称为“战士领事”。但是他的长相一点都不像战士，深褐色的头发长披及肩，绿色的眼睛稍带迷茫，眉头微起似乎在沉思，唯有挺拔的鹰钩鼻带来隐隐坚毅，不然人们会觉得这是一张诗人的脸。他身材高削，四肢匀称，穿着浅色的亚麻布西服，雕花皮鞋擦得很亮。

离开庭时间还有一个小时，麦领事就在办公室抓紧时间翻阅今天的报纸，于此同时正在等待今天该到达的邮船将送来的一切公私邮件。办公室相当大，摆设却相当简单，四壁棕色的镶木板，和嵌花地板一样，光滑闪亮。胡桃木的办公桌上放着红黑两色墨水瓶和一把削得尖尖的鹅毛沾墨水笔。银质的蜡烛台放在办公桌角，桌后威武地站着硕大的深绿色保险箱，正对面的墙前摆着一排黑色皮圈椅，墙上挂着维多利亚女王的肖像，慈祥，自信，在百叶窗半开半闭的光线里微笑地俯望着一切。

麦领事打开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一连串同租界有关的消息映入眼帘：

”昨日，8月7日，星期三，深夜，位于十六铺金利源码头的顾寿泰丝栈仓库发生盗窃案，大量生丝失窃，据工部局警务处初步调查显示，窃案为惯盗疑犯所为，行窃后，疑犯似已逃往苏州河北岸虹口地面藏匿。。。。。

”昨日，8月7日，星期三，‘香港饼家’在江西路举行开张剪彩典礼，‘香港饼家’从香港迁来，为上海开埠以来第一家西饼店，名媛艾玛·嘉典小姐出席。。。。。

”昨日，8月7日，星期三，海军上将詹姆斯·何伯率‘切斯比湾’号离开上海赴江宁谈判。上海各国侨民期望何伯上将此行能以‘军事中立’作交换，取得洪秀全不进入上海周边地区和各通商口岸的保证。。。。。

“今日，8月8日，星期四，上海商团志愿军人将于西郊军事演习，驻扎在松江的华尔将军的‘常胜军’拒绝协同参加。。。。。”

”今日，8月8日，星期四，大英驻上海领事馆将开庭审理仪和洋行所属‘玫瑰号’在镇江卸货是否违反条约一案，事关270000银两的鸦片，租界各国侨民翘首盼望领事法庭作出公正判决。。。。。”

麦都思领事然后打开上一班邮船送来的《伦敦邮报》，翻到有关国会的一篇最新报道如下：

”调查英中贸易状况的一个下院委员会提出报告：’一段时间以来，同这个国家的贸易处于很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扩大交往的结果一点也没有实现我们的合理期望。。。。我们发现贸易受到阻碍并不是因为中国不需要英国商品或别国竞争加强，而是花钱买鸦片消耗了白银从而大大妨碍了中国人的一般贸易。。。。。”

”下议院议员听取蒙哥马利. 马丁先生的证词：’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直接的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败坏，腐蚀，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

看着看着，麦领事的微威的眉头，拧得更高了。除了那篇关于第一家西饼屋在江西路开张的消息外，报上其他的消息都招人烦恼：苏州河北岸虹口地区是美租界，英租界的工部局鞭长莫及，陷在南北奴隶制纷争的美国政府，长期派不出一个专业的驻上海领事，疏于管理，使虹口成了英租界作奸犯科者逃亡逍遥的三不管天堂；如果海军上将何伯同江宁的洪秀全谈不拢的话，大清和叛军的战火又要烧到上海，根据以往的经验，洪秀全不是一个理性的人，所以谈判前景并不乐观，而上海地区唯一有点实力的武装“常胜军”却掌握在一个桀傲不逊的美国军人华尔手里，军纪极差，到时候不知会闹出什麼烂事；鸦片贸易在英国国内的名气越来越坏，而自己却经常要捲入到这个是非里去，比

如说今天的开庭。

麦领事的烦恼情绪被礼貌的敲门声打断。年轻的领事馆秘书进来告知，今天开庭的原告被告和陪审员都已到达，恭候领事开庭。

“谢谢你，”麦领事推开报纸卷，站起来说：“今天邮船的信件送来时，请查看一下有没有驻中国商务总监司署的公文。如果有，请直接送来领事法庭公堂，如果那时庭审还没有结束的话。”

说完，麦领事迈着稳重的步子向法庭公堂走去。

领事法庭公堂就设在领事办公室的楼下，尽管是一间普普通通的房间，但同当年第一任领事巴富尔租下上海县城西姚家弄敦春堂作为领事馆和住宅时的领事法庭比，已经是天堂般的阔气。三张巨大的胡桃木书桌成“品”字形摆开，中间的那张为庭长和陪审员所设，左边的那张为原告们所设，右边的那张为被告们所设，三张桌子围起来形成的缺口处放着又长又窄的桌子，给书记官和证人所设。所有的桌子后的座位都是黑皮圈椅，唯有庭长的那把圈椅的靠背比较高一点。因为是在楼下，为了透光，百叶窗全部打开，两个头戴白色软木帽盔的印度裔法警，帽上的皮带紧扣下巴，身穿白帆布短裤短袖长袜制服，笔挺而脸无表情地站在被告席旁。

今天，坐在原告席上的是身穿大清官服的乔治·高易和书办容嘉树。坐在被告席上的是“玫瑰号”船长沃尔夫和帮办林泰勒。沃尔夫船长依然穿着藏青色的航海制服和洁净的白色袜套。林帮办一身近乎黑色的蓝西装，使他显得身材小了一点。坐在证人席上的是着长衫瓜皮帽的景富生和两名较低级的江海关洋员。镇江商会会长景八爷托病未到。坐在庭长麦都思领事两边的陪审员是副领事桑顿和东方银行的法务顾问里德律师。

和证人们分享一张桌子的法庭书记站起来，有条不紊地向两名陪审员说明陪审员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然后，法庭书记查验了原告代表高易的江海关官员身份委任状和上海道台暨上海关督责成出庭的批札，查验了沃尔夫船长的船长委任状，和林泰勒的帮办委

任状。查验完毕，法庭书记向庭长报告一切身份证明符合开庭要求。

“审理大清江海关状告英商仪和洋行’玫瑰号‘在镇江非法经商卸货一案，现在开庭，”麦领事站起来宣布后向左右陪审员说：“在原告，证人，被告开始问答前，我必须提请两位陪审员绅士特别注意，今天的案子是审被告是否犯了《天津条约》和《长江各口通商暂行章程》有关条例的犯罪问题，而不是对有关条例判断有否失误的对错问题。所以本案的性质为刑事犯法，而不是民事纠纷，两位陪审员绅士要作的判断是被告有没有犯法，而不是被告有没有做了不道德的坏事。审判本案的背景是：一方面，大英帝国女王陛下和大清帝国皇帝陛下签订的条约，任何英中国的子民不容违反；另一方面，本案牵涉到大量私人财物；所以我恳请两位用合理的怀疑，谨慎的推断，不偏不倚，帮助本庭审案结案。现在，我请江海关法务代表高易先生作原告陈情。”

”谢谢庭长。“高易站起来，按照法庭书记的指示，作了宣誓，然后开始准备好的发言：“今年7月10日晚上到7月11日凌晨，我和我的大清江海关同仁，发现从上海出发的英商仪和洋行所属‘玫瑰号’商船，没有向镇江江海关报备，擅自在条约规定的通商码头以外的西津渡经商卸货。镇江口岸通商码头是焦山岛码头，距离西津渡有五华里，所以‘玫瑰号’明显违反《长江各口岸通商暂行章程》第3第4款，和《天津条约》第38，39，47款。为此，请允许我在此引述有关条款的原文如下：

“《天津条约》第四十七款 英商船只可在约内准开通商各口贸易。如到别处沿海地方私做买卖，即将船、货一并入官。

”第三十七款 英国船只进口，限一日该船主将船牌、舱口单各件交领事官，即于次日通知监督官，并将船名及押载吨数、装何货物之处照会监督官，以凭查验。如过限期，该船主并未报明领事官，每日罚银五十两；惟所罚之数，总不能逾二百两以外。至其舱口单内，须将所载货物详细开明，如有漏报者，船主应罚银五百两；倘系笔误，即在递货单之日改正者，可不罚银。

"第三十八款 监督官接到领事官详细照会后，即发开舱单。倘船主未领开舱单，擅行下货，即罚银五百两，并将所下货物全行入官。

"第三十九款 英商上货、下货，总须先领监督官准单；如违即将货物一并入官。

“《长江各口岸通商暂行章程》第三款 一该船由上海起程上长江之时，听凭江海关随意派员或丁役等，不过一、二人，一同驾往镇江，该船主不得阻止，并将所派员役照料安置坐落之处，其经费一切由关支給。该船自上海至镇江一带地方，均不准贸易；如有私自买卖，系违天津和约第四十七款章程，可照约内所议处办。

“第四款 各船到镇江，必先在该处湾泊，并报明领事官、镇江关方准过口。该船一到镇江，即将江照、军器执照、江海关红单、船上除水手外所带商客等人名数单共四件，亲处领事官查照；如欲即刻前往，由领事官将以上四件转送镇江关查明，听关派员役上船查看，如无应取银物，又无应留事故，由关将上海原发江照、军械执照两件给还船主，另发镇江红单一件，方准开行。该船在镇江如逾一日之限，不即前往，则由船主报领事官照会海关；并起货、下货一切等事，均必遵照天津和约第三十七等款办理；仍由船主将舱口单及所带商客等人名数单，禀递领事官，由领事官将该船江照、军械执照留署，俟镇江关发红单时，始将此二照给还船主，方准前往。如有船只未照章程请领江照、军器执照、镇江红单三件，私行往长江，即系违天津和约第四十七款，可照此款处办。

“最后，我带来镇江地区地图，上面清楚标明西津渡和焦山岛通商码头的各自位置与距离，请庭长和两位陪审员审阅。我的原告陈述完毕。”

法庭书记将高易带来的地图送上庭长席，麦领事庭长和两位陪审员仔细查阅地图，低声交谈后，根据法庭上的规矩，陪审员里德通过庭长发问：

“请问高易先生有何证据或证人，证明‘玫瑰号’是从上海一路到镇江西津渡的？”

“我有上海江海关单据，证明‘玫瑰号’于6月27日到达上海港，6月28日缴纳船重钅银和洋药税。我的江海关同事戴维森先生，现在坐在证人席上，可以证明‘玫瑰号’离

开上海后的航程。“

”哪位是戴维森先生，请起立。“

坐在证人席上的两个江海关洋员之一，站起来，照样按照法庭书记的指示宣誓。

”戴维森先生，请告知本庭你所知道的‘玫瑰号’的航程。“

”庭长先生，我是江海关‘普雷多号’巡逻船的船长，根据《长江各口岸通商暂行章程》第3款，江海关有权派员跟随任何离开上海去长江上游的外商船只直到目的地。所以，‘玫瑰号’于7月3日离开上海港后，我的船就跟着‘玫瑰号’向上游开，我的船小，没能跟得太近，但是‘玫瑰号’始终没有脱离过‘普雷多号’的视线，我确定‘玫瑰号’没有先停靠镇江江海关所在的焦山岛码头，直接就去了西津渡码头。我有航江记录为凭，请庭长查看。”

庭长和陪审员翻阅“普雷多号”的航江记录后，继续发问：

”请问高易先生，有何证据或证人，可以证明‘玫瑰号’到了西津渡后在西津渡经商卸货？“

”庭长先生，我本人7月11日凌晨在‘玫瑰号’甲板上亲眼目睹‘玫瑰号’上的船长帮办和镇江商会会长一起验货，构成明显的违法行为。另外，镇江商会会长的助手景富生先生，现在坐在证人席上，他可以证明镇江商会会长和‘玫瑰号’的商业交易。“

”哪位是景富生先生，请起立。本庭需要你的证词。”尽管景富生是证人席上的唯一华人，庭长的目光还是像在茫茫大海里捞针。

在法庭书记的翻译下，景富生站了起来。整个法庭上，只有两个华人：景富生和书办容嘉树。而景富生是唯一对英语一窍不通的在场人。镇江商会会长景八爷让富生代替自己出庭是打着两边不得罪的算盘：对于朝廷那头，江海关要自己当证人是不可推脱的，不然的话，得罪了江海关，朝廷会把自己当罪人而不是证人；对于洋商那头，如果自己的证词有意无意地伤害到洋人利益，以后镇江商会就不用再想跟洋人做生意了。所以，自己称

病，叫土头土脑的富生出庭，让洋人摸不着头脑，问不出一个所以然，事情或许会不了了之。即使富生答错了什么，事后可以富生不是当家人作为理由来补救，比自己出庭答错，退路要宽得多。但是，富生的出庭，令被告席上的林泰勒非常不安，因为林泰勒知道怕得罪洋人的富生不认为自己是洋人，天晓得这个土包子今天会提供什么伤害自己的证词。

“景先生，请起立，请跟着我对法庭宣誓，”法庭书记用中文讲。

“什么宣誓？”富生茫然地看着书记。

“就是跟着我讲，我讲什么，你就讲什么。请先举起你的右手，手指并拢。”

“请先举起你的右手，手指并拢。”富生一字不错地复述。

“对不起，景先生，”书记忍住笑，举起自己的右手做示范。“宣誓还没有开始，宣誓之前，先要做这么个动作，对，这样就对了，你做得很好。我们开始宣誓。”

富生照着书记的样，举起右手，手指并拢，他想起高易和戴维森刚才都做过这个动作，心里踏实了。于是，书记领誓：

“我，景富生，向皇天。。。。。”

“你也叫景富生？”

法庭上听得懂中文的人笑得前仰后翻，尤其是坐在证人席后面旁听的《北华捷报》记者笑得直拍肚子。富生莫名其妙，看着大家，向光滑的地板吐了一口痰。

经过和庭长的协商，法庭书记将宣誓的中文誓言写在纸上，请富生念：

“我，景富生，向皇天后土起誓，今天在法庭上只讲真话，决无片词只语谎言！”

“景富生先生，谢谢你今天来本庭作证。”庭长开始用异常亲切的中文问话：“请问你7月10日晚在何处？”

“不知道，因为7月初十还没有到。今天才六月二十三。”

“我是问你阳历7月10日晚，也就是农历五月二十三晚，你在何处？”

“镇江。”

”能否讲具体一点，镇江何处？“

”镇江西津渡。“

”到西津渡去干什么？“

”等船。“

”等什么船？“

”大洋船。“

”你能不能在现在这间屋子里，指出谁是那天晚上也在那条大洋船上的人吗？“

”有，就是那两位先生，和那个大人。“

”你是指坐在你右边那张桌子后面的沃尔夫船长，林泰勒帮办，和坐在你左边那张桌子后面的高易先生。“

”没错。“

”你是同时看到这三位先生的，还是分开看到他们的？“

”先分开，后同时。“

”能否详细告诉我们和谁先分开见？“

”先和船长帮办见。“

”和船长帮办见了面后，做些什么事？“

”喝酒，聊天。“

”聊些什么？“

”不记得了“。听到这时，林泰勒在被告席上暗暗喝彩：富生兄真是大智若愚，天才哪！

”后来，又是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事情，和三位一齐见面的？“

”在大洋船的甲板上，我们一齐看茶叶，生丝，棉花，大米的时候，那位高大人也来了。“

”茶叶，生丝，棉花，和大米是从哪里来的？”

“从岸上扛上来的。”

”是谁的茶叶，生丝，棉花，和大米？”

”我八叔让我扛上甲板的，货是谁的我不清楚。”

”看茶叶，生丝，棉花，大米的什麼呀？”

”看看质量。”被告席上的林帮办脸色如土。

”谢谢你，景富生先生，请坐。”

”请问原告高易先生，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有。7月11日凌晨，我看到他们在甲板上验看茶叶，生丝，棉花，大米的时候，注意到甲板上还有一箱后来证实是从船舱里扛上来的鸦片，这也是违法行为，因为根据《天津条约》第38款，船主没有拿到当地海关的开舱单前，是不能打开船舱动货的。”

”还有其他补充吗？”

”目前没有了。”

庭长脸转向被告席，问沃尔夫和林泰勒：“对于江海关的控告，被告准备好答辩了吗？”

沃尔夫站起来，按例宣誓，开始被告的答辩：“我是‘玫瑰号’船长，仪和洋行是我的东家。6月26日，我船由香港到达上海。6月28日，我从上海的中国江海关领到准许去上游镇江的‘关照’。7月3日，‘玫瑰号’启程离开上海港。7月10日晚上，临近镇江时，遭遇特大雷暴风雨，幸亏有驳船领航，免于搁浅。当时的能见度很低，又是初次来到镇江，所以认为驳船引到的码头就是镇江通商专属的焦山岛码头，后来才知道停泊的是西津渡码头。驳船应该知道我们洋船到镇江后，首站必须停泊在焦山岛码头。所以，‘玫瑰号’是被误导停泊在西津渡码头。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沃尔夫船长，驳船是谁安排的？”陪审员桑顿副领事通过庭长发问。

”林泰勒帮办。”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林帮办应声站起来，在法庭书记示意下宣誓后回答：”这次我随‘玫瑰号’初次到镇江经商，与中国商家接头的事情由我负责。我在‘玫瑰号’领到准许去镇江的‘关照’后，在上海通知镇江商会我们的航程，请镇江商会协调驳船引港。我跟他们讲明要把‘玫瑰号’引入镇江通商专属码头。“

”请问帮办先生，你是用何种方式通知镇江商会的？”

”书信。“

”有没有誊本底稿。“

”没有。“

”请问镇江商会的景富生先生能不能在调度驳船一事上向本庭纯清一下？”陪审官里德律师通过庭长问。

富生在法庭书记的示意下，站起来答道：”商会吩咐我约好驳船在那天下午去下游接大洋船。“

”请问是哪一天下午？”

”出事的那天下午。“

”你知道谁告诉驳船接到大洋船后，该把大洋船引到西津渡？”

”不知道。“

”景会长是否事先知道把大洋船引到西津渡？”

”景会长我八叔在酒楼喝酒，是我告诉他大洋船已到西津渡码头，他才赶来码头。我八叔这两天得了伤寒，烧得可不轻。“

”那么是谁叫你到西津渡码头等候大洋船的？”

”没有人。通常等船都是到西津渡，所以我就去西津渡等候。等了很久才等到。“（天才！天才！林泰勒为富生喝彩。）

”谢谢你，景富生先生”，庭长请富生坐下，又问林泰勒能否将那天晚上的经过讲一

下。

”庭长先生，7月10日晚上风雨交加，到达镇江后，时间已晚，已过江海关办公时间，我们决定第二天早晨去江海关报关。后来，镇江商会会长来拜访，我们一齐在船舱里喝酒聊天，松懈一下旅途疲劳，度过很不错的夜晚。后来，我们来到甲板上透透气，景会长说他手上有一些货，想请我鉴定一下质量，我是这方面的专家，出于友情，我就答应了。因为岸上太暗，所以把一些货物抬上甲板上来看，正在此时，高易大人来了，以为我们在验货，这全是阴差阳错的误会。至于那箱打开的鸦片，我猜想是那个时候船上有点混乱，有人想趁机盗窃鸦片，所以把那箱鸦片从舱底搬到甲板上来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请坐下。对被告的答辩，原告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高易站起来，”根据我在当时拿到的‘玫瑰号’货单，货单上刚用红笔打了个‘1’字，这是通常打开一箱货物的记法。不可想象，一个偷盗者会如此体贴，偷盗的同时还帮着记账。“

”对此，被告有何介释？”庭长问。

”我们。。。疏忽了。“林帮办红着脸回答。

“被告和原告还需要发言吗？”

”不。。。需。。。要。”

”那么现在法庭休庭一个小时，请法庭书记宣布休庭规则。“

在法庭书记向大家宣布休庭期间可上厕所，可去花园散步，但不得离开领事馆，原告被告证人之间不得讨论案情等事项的同时，庭长麦领事和两位陪审员退入法庭公堂的里屋，讨论该如何结案。

”庭长，从原被告和证人的证词来看，有以下两点可以确定，“陪审员里德律师展开法庭书记用速写记下的法庭记录。”第一，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玫瑰号’到达镇江后第一站停在西津渡码头，而不是通商专属的焦山岛码头；第二，在镇江江海关验货官来到

‘玫瑰号’之前，有一箱鸦片已经拿出船舱打开。根据《长江各口岸通商暂行章程》第四款：‘各船到镇江，必先在该处湾泊，并报明领事官、镇江关方准过口’。从地图上看，西津渡在镇江江海关所在的焦山岛码头更西面的五华里，所以已经超越镇江关口。正当的做法，‘玫瑰号’应该先停泊焦山岛，向镇江江海关报关，然后超越关口移泊西津渡。

”上述的第四款接着说：‘起货、下货一切等事，均必遵照天津条约三十七等款办理’，

“根据《天津条约》第三十八款：‘监督官接到领事官详细照会后，即发开舱单。倘船主未领开舱单，擅行下货，即罚银五百两，并将所下货物全行入官’。那箱鸦片是在得到江海关开出舱单之前就出舱打开了，所以是违法的。”

”所以，你们认为‘玫瑰号’违犯《长江各口岸通商暂行章程》，并以此为基点，违犯《天津条约》有关条款？”麦领事问。

”是的，领事，这点我和里德律师同样意见，“陪审官副领事说；”我所顾虑的是，我们还没有搞清楚‘玫瑰号’停泊西津渡，究竟是误导还是故意的？这对整个量刑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说的是，副领事。误导停泊，轻罚500两银子；故意停泊，重罚货船全部没收，比林则徐还厉害。你们两位对如何搞清楚此事有何高见？”

“不要再指望那个景富生会帮到我们什么。我怀疑他是那个景会长故意派来搅局的，”里德说：“我们能不能向镇江商会直接发函，查阅那天晚上的驳船记录？”

”要查的话，我们必须通过领事馆照会上海道台，然后由上海道台请江苏巡抚替我们查阅。不是那么直接了当的。我真希望我们有一个英中联合的司法机构，具有权力直接查看租界之外的中国社会。看来，这件案子今天不能结案，明天报上要么会说我保护英国公民的财产不力，要么会说我包庇鸦片贩子。。。。。”

年轻的领事秘书进来，打断了麦领事的牢骚。

”领事先生，这是刚到的驻中国商务总监司署的急件“。

麦领事之前在驻中国商务总监司署工作过，知道这类急件的重要性，打开火漆封好的大信封袋，取出印有总监司署水印的信纸，看了一下，马上递给两个陪审员过目。”感谢上帝，我们今天可以结案了。“

休庭一小时后，领事法庭在同一间屋里重新开庭。庭长麦都思领事向大家宣布：

”各位原告，被告，证人，本庭刚刚收到大英驻中国商务总监司署发来的急件，由额尔金伯爵与薛焕巡抚签订的《长江各口岸通商暂行章程》原定于7月1日由驻中国商务总监司到北京副署后立即生效，因总监司大人患热病，在香港休息15天，副署日期已改为7月15日。所以，本案发生时，《长江各口岸通商暂行章程》尚未生效，不能以此作为审判‘玫瑰号’是否犯法的依据，《天津条约》有关条款也失去引用基点。有鉴于此，本庭判决：撤消本案审判，大清江海关立即将货物发还‘玫瑰号’。“